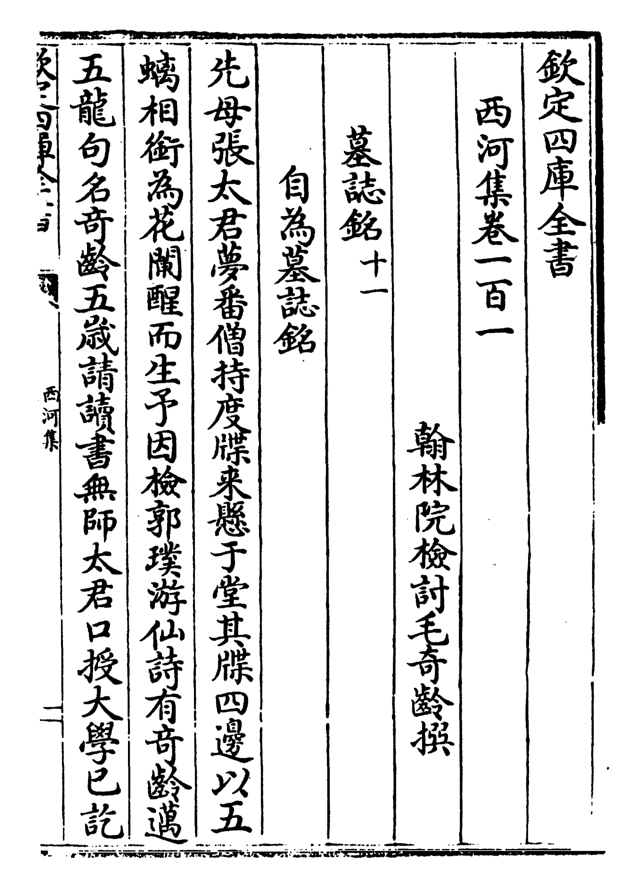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一百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一

自為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僧持度牒来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為花闌醒而生予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口授大學已訖

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異形為問太君曰後先厚薄音諧義愆后與後同歸德不前總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一者四爾時先兄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值明亡哭學宮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為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閒起閧左括民徒

為兵劃江抗

王師時餘姚熊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數日寧波台州金處溫五府皆皷衆相應適武寧侯

王君之仁保定伯魚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閒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予族人予族譜中有毛裕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也時故明諸王爭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為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移檄購大小毛生出予于

土室啟之監國授予為監軍推官予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覘諸軍所為不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亡論見意匿不復出會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跟蹌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名曰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西陵公名人龍即徐仲山尊人也曾題予監軍不就其題詞有年遜終軍才適公瑾諸語國安邀保定共迎之保定以諮予予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為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

聞予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搆辭及予且有指予譏兵事者時江東軍著大帽沈七作大帽謠和云將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返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江江面多少路接岸十里長五里不可渡予被獲幾陷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倣為靖南將軍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住一月復還西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名予春雨移帳桐花間予與朔客觀星者危坐天收雨星見出帳四望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僭號福州客有

以漳浦黄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張梯張杉張楞凡弟皆名士楞死于兵張杉持示予邀予南行且曰方馬軍可勿避耶予曰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為亡走山寺寺僧為予屠首髮衣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戮山市之留髮者予以髠首免歸覔家人于𥚃里太君撫予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然矣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踵前代積習好為社每社髙會數千人撞鐘伐皷得與者為名士否則無所

齒于衆予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為文先與山陰徐緘同邑何之杰為三子他以文見質多卻去會選郡人詩鏤板行會稽王庶常從賊中歸投予以十詩予錄其四乃以右丞司户評其篇實譽之不知其得罪王庶常名自超有夜走鄞城及哭周介生赴西市詩而評之云云聚怨家歃血布張罝羅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黜者集親申怨隙聚謀謂予逆抗命令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勫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值順治辛卯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職故

當時奪其籍今不試髠首特無籍耳倘能予之籍以旌
其義是人必能慷慨為
朝廷効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程君是其言立還
舊籍令辮項待試而怨家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
賊歸命為令官搆者謂予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之
狀援偽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指仍奪予
籍予少好為詞至是無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賣嫁故
偷二遺逮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有裨名教

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也責嫁者歸命
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
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寃釋置不
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瞯予姻戚有負責于營而相訐者
忽攫予于途謂予當償擁予將渡江隣人識予者追之
至西陵渡口簒之還次日購道殣橫所簒處指爲營兵
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隣衆千人爭渡江鳴寃營將疑其事
檄寧紹分巡王君廷璧雜治怨家復羅織私之分巡友
游客許君名三聞者中傷之遂援重典案籍捕逮

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士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矣過吳捘顧有孝家值予病有孝賣書買藥食予夜送予渡湖遂寄宿揚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直前抱予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相向哭時有詩云畫行蘆中避夜行瀨上淺江東舊知予故呼我王彥又云座中有客向予指此是江東小毛子去之靖江旅亭近闗者有搊箏客住東廂過門聞箏聲中心惻惻不能行遂止宿焉予世于樂律有神解家傳竟山

樂錄四卷

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王所藏樂錄于王文成府中有雞婁鼓譜及箏笛色五尺曾記其一節至是客彈有誤處徵指之客大悅邀住十日瀕別請爲予償諸房蓐錢予曰豈以予爲賣伎者耶謝之去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中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

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往過淮淮守備張君與予舊一見即邀予過飲西嚮坐客目攝之中酒牽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弟靖南將軍有儆也具言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詰朝將攜予至彭城舍養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

閭子至止為予開館驛擇日請名諸賓客讌飲為歡而吏部張公偕令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濵八月十五夜水亭隄榭張燈布幔雜設妓樂及色藝𤅢弄而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清歌間作絲竹㓜眇予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施使君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閏章見詩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淮人從此物色予予念需象云君子以飲食宴

樂令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去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會稽姜黄門故友也名希轍時内陞在籍為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事讐者借他隟重陷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子邑人也延署中署為故懐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髙揚花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揚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彷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

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為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璪璪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巳之且念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修而學不講假寐而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嵩陽問之予曰諾仰首四顧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者旁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予鬻予曰是書亦何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

于閭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則遼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啟之末全家死于兵獨身刑髪而竄于金州之海濵少受學于義州賀淩臺先生為醫閭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講學醫巫閭山下學者稱醫閭先生凌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摶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為周惇頤程顥皆陳摶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為喪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無用其

敝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
物理主形器註詩易四書離騷參同契韓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
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敝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諸身也黎立武曰格
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倉頡篇格量
度也但度其本所在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致
知致知所先後之知故古本曰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即接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其身易曰閑邪存其誠誠即善不誠即
邪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為誠身之
本正心則驗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修身全
在存心

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曰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為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乃于以修身則凡有裨于心意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故為體用兼備之學此大學也子為受學三日去特子幼所學為朱熹改本誤以格物窮理為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為極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已而應湖西道之招即拖

君閨章也經賣家濆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隣棚賣漿婦目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婦也軍散時失身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罽衣勞之去時作詩云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乃赴湖西住一年初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其中時楚人楊君恥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為其學疎遂

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恥庵不之辨少頃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怒何易昨怒官庖闕供具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責之則遷怒矣恥庵曰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予聞之大悟即下拜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治辭之轉之崇仁崇仁令駱君歡留之其隣人黄吉日餽予酒脯且邀予故人朱三徐二十二游飲北城巴山間凡數月臨行佑馬匹齎糧送予至石牛渡再拜而别

別詩有云天涯最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先是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曰雖然予毛甡也即所更名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甡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殤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甡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赦屢下而救予者日益至黃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毛生幾嘗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謗得輕入耳今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

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顧效則謡詠自免乃以奇齡名援舊廪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廪監嘗居白門夜卧夢黒衣持銀鐺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了令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綠鸚䳇項被鏁去鸚䳇回顧而泣旁人指之曰此子䰟矣遂大病（會稽徐允定贈詩云莫愁隴上飛鸚䳇夢裏應吞五色雲後西河在館中甬東葉天樂作上林鸚䳇詩寄之具答詩有云三尺紅絲空自繫不如還向隴山飛）少時與大理任君出賈生治安疏角讀之

各五過成誦自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不成誦康熙十七年是年與張杉客上海任明府署未回

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為制科誤通考特分制科進士科兩門制科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鳳間然唐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別開制科未聞稱進士科為制科也 敕吏部遍咨京朝官自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各薦舉才學官人可以膺著作備顧問者入應

制試名為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吳公興祚已揭

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許公弘勳力薦予于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凡十一郡所薦合得數百人僅遴取六人入告謬及予（六人顧侍御已辭免惟魏副使徐林鴻咸清吳農祥五人赴試）予三辭不獲（有三辭揭子見本集）是年戊午舉鄉試撫軍將監臨迴避而慮予不行乃以覆部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本人親齎之遣官吏持咨到家從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相國馮公知予至預飾廚傳辟館相待而内閣學士合肥李公設榻邀予主其家

時四方應名者堵長安市即王公邸里寺舍皆滿城東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開宴遍請諸應名者來令賦詩予為作萬柳園賦時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宜興陳生文並稱之（生名維崧）內史喬君萊工賦者也然意事與同舍曹君禾好臧否人物喬君佯寫予賦作巳賦以示禾何如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曰必江東毛生者也值試前數日右臂忽殤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詘特詣冢宰暨掌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

郎楊君淮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為不光矣又曰此必藥誤之耳洗其藥則指必可詘葢疑為偽也及試日挂臂至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脫果不可為已之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太和殿受試晌午司饍者强予把金筯指小詘時賜宴故云是日得陳太士醫驟愈故以為偽完卷上幸覇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閱至十餘卷風起遽止予卷在閱中且夾一紙籖翌日盡付三相公暨掌院

學士訖閱及呈入以予列上卷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盖以予卷中有匪鍊石之可補一語故也試題為璿璣玉衡賦衆未對閻馮公進曰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衆相顧駴伏叩頭退乃倣前代制科例上卷比進士一甲並授館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館給筆札令纂修

明史鬮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百餘篇先是

制試時

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逢辭剖析極嚴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進之

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名同館百餘人試

保和殿中閱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

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試

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午門外入鏁院分簾閱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二人是科

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

上親定而春秋居二至

殿試傳臚仍以春秋一卷為一甲之二二卷為二甲之

一
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
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按名作春秋傳註是時房首甫教
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鑠院時
上幸南海子攜予所進通韻者隨
御幄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中令本官繕疏從通
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
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

中堂望見予坐起道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著繕疏另上指示向漢

中堂領書冊宣

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

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方

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

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

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還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成阻

之甚力
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墍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
痺疾兩足膵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
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
駕于西陵渡口
上臨升御馬遙見予遣侍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
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
有他奏乎曰無有

上升馬去蹕還仍送之望京門外

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

上復有所問予以聽卑不能悉弟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

皇上垂問

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

上慰勞去有紀恩詩見五古卷越二年而病遂劇子族自周王子園分封于毛遂以此受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南遷謫居餘姚為餘姚毛氏逮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同知貞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冊餘姚毛氏稱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為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

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爲順天府治中文炳河南滎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爲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化府同知子翼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勦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與參政編修皆一門羣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山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萬歷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歷辛卯鄉試

第一從弟汧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至是亦衰先檢討竟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宫浙江通志學宫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事狀卷與先太孺人張太君生子四其季予也長萬齡辛卯拔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齡高隱不仕又次慧齡早世娶陳氏以無子娶下妻三初買淮婢不宜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林氏女名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曼殊張姓見墓誌第六卷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馮氏女子三予出游時懼予不得還以兄子珍後予未成丁死有壙銘在第十卷

既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凡子文輝舉癸酉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予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瞑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于其後及旦太君視之曰妄哉兒吾令

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
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晳時尚滯淮西醉中卬首讀息
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瘍病瘵病蚘絞而老而皆愈
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尚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
為賊兵所截不能歸其隣俞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予
曰計賊三日當徙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
母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并槖底乾糒
盡與之而自食竹萌三日幾死因得蚘絞疾而其後亦

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方予病劇時

前數日感

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篑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霦

書至曰嶺表楊生進沈韻原本

上疑其誤特令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參對

上知君如此予讀之一慟幾絕予少失學于凡學無所

窺見獨喜于音律孩抱時聽客搊彈能辨其和謬康熙

癸酉

上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隅八相生之法予曾作
聖諭樂本解說
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而阻者甚衆會
上復南巡于
行在進已刻樂本解說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
行在朝門頒
諭奬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
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下予稍有

論辨而諒者寡也衹予所為文偶見于世則世多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予文曰才子之文其後予出游則多有論序予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蔣生曰蔣生生勾吳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瑜昭犖卓一往傭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悅每憂思結轖熱病內發鍼石不可灉漱不得遽發毛生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種山僧超睿者董无庵也无庵之言曰盖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為改觀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

亂離中遭困詘甲兵徒走垂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糜其所嬰患或致籍名網羅鉤捕延繫細君躅足東西簿比雖破柱倖免而嗣子逮斃凡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殫晳古所稱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為文曰大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蓄于名都大區而又㳂歷之于坎坷湮鬱之途以激為要眇之音恣肆其

旁薄黟宕之氣雖遭逢世垢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
涉多則究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
徐緘曰近之學古為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
瑑磨繩削浸淫擩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曾雲之
肖祖父西河無是也第觀其波瀾之所盪汩氣燄之所
陵轢鍼縷之所穿穴芬薌之所淫泆其于古人如養由
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既已達腧貫革矣其餘力所及猶
能摩腹拂脊射麋麗龜又如卜式已出私財助邊數百

萬為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緡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鱗沈沈不可貲量會稽姜黄門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詘者有矣木文而戕之甘其井而使竭焉顧未聞并惡其文木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爱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剗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

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震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硧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況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湔祓豈無一覯人能以才詘而才無之詘也此如李將軍者其才氣為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不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適于李廣

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
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
天子之知而又值
聖神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盖百代之一人而俾蒙
睿鑒此則劊剮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合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册所至篇贏

筒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少小避
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
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
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
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
不敢辨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間
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為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
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

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歛于文韓遜于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疏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主知矣特予有大痌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即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強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況乎少秉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

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既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泮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即癸酉舉人文輝本生父也將統著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芟其蕪而葺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登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淒然誰可質問朝暘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予所存稿合不下四百餘卷予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為友人所刻甚多大抵雜佻盪之言與俗浮沉即以此諧俗故飲酒

披猖每多不檢而詞則淮西金使君按題而索坐為堈鏤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托而學人無頼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為籍口如此概不可録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大學若孟子此即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鮮矣愛我者當為我惜之予出處未明不能于

朝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

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予死不冠不

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然
出世而赧然而登于
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乃虛此生

西河集卷一百一

西河集卷一百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二

吳徵君德配傅孺人墓誌銘

吳徵君孺人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卒其明年將筮藏于錢湖之濵徵君自為狀示予予曰寧有周季自為文而猶待問者翼日孝子敎裕復持狀造予請銘以予與徵君

同文會且同徽京師故通家也然而徽君狀已具予又何能益一辭按狀孺人傅氏金華義烏人監察御史公諱巖第三女也監察公與徽君父宮允公諱太沖同以天啟改元覃恩貢成均後相次成進士好之為婚姻時國家方多事監察公知歙縣拂衣而流賊破長安江南之建號者且大婚詔選良家徽君年十三搶卒飾館甥拒之而未婚也會王師下杭州幕府籍搢紳之有名者鉤止之宮允與監察俱在籍中兩家聲相聞忽監察傽徨叩宮允門呼徽

君乳名某何在吾欲一執手門者辭以扶侍太淑人乘夜東去監察乃仰天流涕不還顧脫之走金華與督輔朱君合閭左破産四募思一伸螳臂而東揚不守有告者曰金華破監察公已殉難矣又曰監察有三子而二從之死問其家何在不知也順治四年其一子偕弱妹扶侍太孺人來杭州徵君母張淑人哭迎之乃始草草議婚儀御以柴車縮屋爲油燎倩淑人兄弟作賓容告于祖堂以家之不造六禮不具曾孫某同新婦某一切

為婚嗣孫某屬某以告告未竟徵君偕孺人噭然而哭左右皆哭不能止宫允公嘗曰吾新婦姼姼提提吾見每憐之此非舅禮故常也吾撫孤而已十一年張淑人卒明年宫允公又卒孺人哭曰今而後誰惜我者方淑人病時孺人有身將彌矣暨卒而族人姻戚以婦車來者孺人悉主之哭泣稽顙不少休或勸以身觧不應已而殰曰項以下皆折敗云徵君少儻蕩家無營鑰宫允公鮮留遺惟故第一區在圈屯中生平服御珮玩無所

賸獨遺書若干車躬自葦藏之衣澣敝窮日夜讀書每書必自首迄尾丹黄之既才高寡可而又以牢愁故不自檢嗜酒所得賣文錢應酒券去以故孺人終其身稱糟糠焉康熙十七年

上開博學鴻儒科司空薦徵君于

廷巡撫復奉吏部咨以徵君應而孺人難之脱左手指環約徵君指曰以君之才宜何所不得顧有大不宜於時者妄有三言規願君迴環而熟念之一有酒過一言

直一不謹于結納徵君以為然既而三相公重君名取君詞業觀之皆曰可日飲之酒暨試取上上卷而既而斥之不知故相公再獻之不得歸而大病孺人具慰之病不已自庚申八月至辛酉八月卧牀晝空能作賦日數萬言與客倡和不少誤嘗魂行戶外穴牆穿楄見市中物自言曾渡江至淮多所見然而倚孺人為命眠潄唾唾頃刻不可離雖行廁牏必與俱如贔屭繩牀衂絮皆敗盡而賴孺人救亦竟起孺人寡所嗜鍼縷筐篋

非先人面賜不取凡先人所遺簝箕悉推讓姑姊女娣不受操作拮据蔬食衣履變裏色然而親鄰之來寄者惓惓然徵君狀曰則亦非尋常女婦所能及矣孺人生于崇禎癸酉之七月距今癸酉適六十又一子九而四殤二又早卒今存者曰毅曰裕曰亮皆能以誦讀傳徵君學亦孺人教矣女八孫七女孫三皆具狀銘曰

猗嗟孺人閨房姿兩家同舉婚嫁宜青白相顧無我伊館甥且飾淳于奇千門入箭五馬馳驟丁陽九廟社移

石頭繼破臺城歃倉皇跳身憐總持擁師蕭勃將往依何人刧公賁犢希護軍既死及子尼選𦟛玉女方仳離元同家屬從嶺回荆門迎者衣裝齋告廟奠菜扱地遲宛如荒政殺禮儀㯹脯欲獻雙涕洟况當歸馬包虎皮嚴城闕處環長圍圈屯故第夜插旗倚弓樓柱刀掛扉惟有十架書潛移所痛太傅喪塋西五畝不保甘棠非晝宮受弔杞殖妻傷哉殀血淹裙線公孫年大牧豕豨一朝羔雁塡門畿上書徒受三相知翻然歸卧南山陲

入秦早巳炊扊扅歸來何用藏牛衣蔡人惡疾身不離

爲君翻誦芣苢詩暮年舉案勝五噫況經訓子長傳機

銀臺竊藥奔禾幾松城將閉哀無期愀愴一展孫楚詞

簌簌泪落長河槩泉門遂古千年思門傍有文應鑒之

清故年貢士正白旗教習候補知縣卲君墓誌

銘

君諱方平少與兄解元奏平宮詹君遠平同文硯宮詹

君與予以康熙巳未同時舉制科嘆前代貢舉以八比

定鄉會試士子失古學獨予家藝習稍寬尺似宏與弟真菴皆足膺是舉而似宏即世真菴尚困于八比無薦者其所云似宏者秦平字真菴即君字也當是時予益思似宏而并知君非常人思一見焉暨予請假歸值君以食廩之早齒未踰服官而即以年貢行省第君名觧京師越明年吏部同國子考取君官學教習以候補還里予于是時始得一見君于會城之東侃侃然論辨而思深高盻濶目舉春顏而納之明鏡之中子甞曰士有

學問氣每視時習為不潔豈其必有加于人而人自辟之康熙壬申君以補及赴官學別親知造都相傳騎羸馬踸踔天街閒習而安焉越三年其子忽捧狀踵予而泣謂君以官學教習盡瘁死顧屬纊時遺言齒髮歸故鄉儻胝以石得某數言書其陰始翕睫焉予驟聞而驚驚而躅其足嘆曰嗟哉有是乎生平劇載籍斷韋絕摘穿穴列代諸版竹固已無所用之但工于舉文其視八比若斤鈇之脫于鼻若長竿巨絙之拔拂于懸跟與鏇

腹而所至鮮效甚且齎志以追死予所與游比比是而君復蹈之雖欲不為之表之而安忍矣按君卯姓仁和籍其先世從餘姚來遷高祖弘毅公與弟泉崖公在明正德嘉靖間先後登進士而弘毅公以都官郎劾世宗朝時相予杖譎戍即以著書終其身今所傳弘道弘簡弘藝錄暨學史會同諸書皆是也乃君當幼時父巽雙公為啟禎朝名士受知故經略洪君屢被房薦而卒丁國變屏舉業課君學古學曉鐘初動遽以杖叩拖家僮

開扉君起坐幔間默料昔日所授書貫串聯絡然後納
屐入問安歷詢諸所習汎應如響自經史古文以及列
代諸名集皆標舉新異即應舉文字亦必務去積習而
後已嘗曰昔人之精蘊于古為然今復竊以為能是所
謂厭人之糟粕而已庸詎知天地間有無窮之藴乎其
學如此以故君出試輒冠軍十八補諸生十九受廩食
于庠越二十年以年貢考官學補正白旗教習越三年
康熙甲戌冬十月報滿以知縣用而是月病卒距生崇

禎庚辰六月二十日共得年五十有五配馮孺人前壬
午舉人野渡公孫女今壬子舉人奉政大夫晉階資治
少尹真定府同知同野公女子二長錫瀛候補縣丞次
錫周郡庠生二子與子孑同文硯學古今學吾見世學
之日增也或曰三世紲志後必伸吾見二子之伸也乃
為銘銘曰
古學以四術其次探七錄詞賦併頌語亦自三古作降
此代異製經與詞賦無假欲廢詞者請觀三百篇不謂

後儒劣就經使立義仍得做偶詞長股以為儷前代取
士做條作貢舉法
聖明思變更屢掣不得決因之起制科超越三百年誰
料薦未博于是乡遺賢君家舊譽裾世擅古今學立朝
峻封章教塾習禮樂青陽入武庫應世惟一編已食下
士祿且復貢限年對策
天安門教習八旗下清晨跨官驢傍晚宿學舍以玆得
顚頽忽爾齎志歿所學不得伸瞪視亦何説獨是翁瞑

者全在一石埋首丘畀延陵誄墓儆伯嗜君今有賢嗣崢嶸立子舍華表留空題將以俟來者

敎授文林郎沂州郯城縣知縣金君墓誌銘

君諱煜字子藏金姓山陰人天啟乙丑進士太常寺少卿楚畹公次孫也太常曾以監察御史充院使提學南京天官家云學使司文命當文昌六府而與斗下四星相表裏故太常所生子曰樞曰機曰權皆取斗星名而以伯星仲星季星分字之仲星次子即君也君生有奇

表目黄而通瑩如琉璃珠闔睫光外射且一日有重瞳子會命名太常曰草以木盛木以火滎理也吾名蘭從草而諸子之名適繼以木今木盛又生矣諸孫當火行而是孫目熊熊然揚雄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月者目也昱者煜也當以煜名之馬玉起者君母弟也君母馬太君為萬歷己未進士江西布政使司参議芝嶠公女與玉起兄弟皆以能文名玉起有客從嶺來善扶乩能降神言于庭忽言君前身乃南唐李後主也後主見

馬太君詞而喜之願爲之兒弟惜是兒所遭逢遂不能
遠過後主得乎戌失乎戌誌之誌之乃呼玉起命縛乩
以筆書一詞去太常聞其言惡之曰山鬼猗知書彼知
後主亦名煜與是兒同故妄及之耳誰謂山鬼敢言事
及繙陸游南唐書有云後主字重光則與命名取日月
義同且曰煜有異表一目重瞳子乃大驚然既已名之
無可如何值
大清興仲星兄弟俱不出君年十九已能讀十三經及兩

漢三國三史并八書矣世家子弟多以保家門出試不得已始强受舉業遂于是年五月就童試有名為諸生八月鄉試遂以春秋冠本房明年戊戌試禮部聯捷計自童試歷諸生舉人以至進士裁九閱月耳于是始歸娶其所娶者為順治已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童在公女康熙二年除山東兖州府沂州郯城縣知縣縣小而衝為南北通衢上自州城以下接宿遷清河車輪馬蹄日不絶于路本縣糧少又驛遞多曠遠每藉他縣為

協濟而濟不以時往往需本縣賠墊及事過詣所濟領銀輒捐不發即發亦不能如數前後逋欠屢經臺使者議謂當設腰站于劉馬莊而地介兩省視之若秦越因之騎縣馬越站馬罷無補乃力請具題改設郯站于紅花埠設宿遷站于峒峿兩所需銀計九千六百兩羸皆銷之本縣無俟撥補而縣經兵燹後田疇荒蕪一遇澇即攜妻擔兒遁他縣既屢缺正供而君又以惠為政勿事箠楚甘心居下考而監司之陰騺而饒者又惡其

無所餽吹毛索瘢賴臺使憐之數與為平反而展轉益深誰訶者踵至乃終以負租褫其官其所闕額或抵兑或那用或開銷不准或民欠無可追以至站銀鉛銀自二年癸卯以至七年庚戌凡六年之間鬻家産以償至一萬餘兩嘗飲酒數升涕泗被面嘆曰舉世皆醒何妨獨醉乃乘醉捉筆便為詩歌遇隙板牘紙及粉牆堊壁書寫殆遍其為詞悲涼妙麗滲然若哀琴然非其意也歲壬申同年為京朝官者多貴顯念君貧不得志招來

京師時吏部尚書熊君兵部尚書杜君户部左侍郎王君禮部右侍郎王君刑部左侍郎鄭君刑部郎中潘君館君于邸舍日飲以酒居三年以族人有居天津者過飲之夜起長嘆書數詩于壁遂卒君生于崇禎庚寅十一月二日卒于康熙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先是乩神降庭時謂得乎戌失乎戌按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正月嗣元宗後始由吳邸正位號至開寶七年甲戌宋師下江南乃削開寶號降書甲戌而南唐遂

亡令君以戌戌通籍庚戌去官而天津之逝則正在甲戌是戌得戌失兩兩正同至其所書詞有曰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黄花水落秣陵秋以後主幽洛陽與君游京師同一客殂而燕之天津猶之洛陽之天津其所謂招魂望鄉者黄花水落兩候適符也嗟乎異巳君所著詩詞合十二種俱未刻馬太君詞有遂閒堂集行世君每醉必讀一過子埴能文又善繼志乙亥春徒跣走天津負櫬南歸塟山陰之土井山而屬予為銘銘曰

嗟君異表實惟重光前身所自安定郡王亦越千載烏飛兎藏重以詞孽結習未忘捨筏遥海探環空桑獨憐宿慧博通舊章聞者詞賦方駕齊梁翻以作吏如驕鉚鐺雄思傑彩同為銷亡古重緯讖其説不彰如何闒茸相符混茫燕京之客猶之洛陽天津遥遥千秋望鄉瓦棺土井兩相埋藏所不埋者此晝夜光

誥封奉政大夫直隷順德府同知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采蘭字秀揚世為濟南長山人以避軍籍遷新

城之石家寨貧而耕田萬歷中仕㼊重科目讀書補郡縣諸生即超然人倫間會鄉舉諸生歷録赴試者道經新城衣篝書簏厭四蹄前來雖鳴金張黄觧（ ）𬭼東西過皆避道左諸生角巾坐廣輪談笑慷慨陽陽然先生望見乃長嘆棄鉏而歸謂何宜人曰生此六尺軀不能讀書而弄鎡錤為先是先生數歲時曾就學里門已讀論語未竟讀罷去至是二十一歲取向時所讀論語廹視之茫然何方濱先生者宜人兄也為新城諸生有名

迎之來具告以情方濵先生大笑曰耕田尚不給一旦徙去受儒術能得食乎且子何年歲而可為是曰吾志決矣遂强留方濵先生于其家顧無書就市粥敗書糨綴残缺而重編摘之讀終月以乏食不能留方濵先生方濵先生終謝去先生乃益自發奮忘寢及食晝樵薪于山夜爇薪以當膏鐙宜人親灌園佐之嘗對書膝牀口訟心詰憤悱所極設辯難甲乙反覆不得則視註又不得則視他旁說然後取舉文與經文對勘備觀其反

正離合之蹟踰月竊效之作舉文懷而見方濵先生方濵先生大驚曰有是哉是果子所爲耶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信乎傳有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非憤發于心劇決其神明而洞開其元其能驟通之如是哉于是人共稱先生有志遠近聞先生如此謂先生何如人願一見先生里中小兒漸有向先生學者東武家請先生往教會寒沍以渡濰水裂其足先生乃嘆曰吾讀書未能榮親而反以父母之體行殆非孝也遂不往人多就學

築書室舍傍既而學者日益衆先生以無師自傷故訽有教人每不憚身先劼毖乃學本心得指示親切其善入人如袒襟披箭洞其胸而貫其鬲以故受教者輒有得去天啟元年先生始占新城籍補諸生高等而其諸子受教者遂相繼起崇禎十五年先生仲子鴻雷舉于鄉

大清興季子鴻霆以順治十一年舉人中十七年會試而鴻雷之子嗣真又以順治十六年山東解元至康熙三

年而成進士先生曰當吾棄鉏時不過欲得明一諸生耳今為老諸生二十四年縱未通籍而子孫之通籍者有人于吾願足矣遂受鴻雷始封官以終其身初先生讀書中夜見有丈夫者指示之且云大禹惜寸陰周公坐待旦醒而書其句于門至是雖却試猶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康熙戊午季子鴻霆以內閣中書典試兩浙家之羣從有幸出于其門者至是筮䇲援通家之誼屬予為銘銘曰

以耕而讀前有兒寬後則有皇甫士安而先生乃厠身
其閒雖却農而仕者匡鼎最著而先生復矯蹇而不為
之官是古稱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而先生真拔擢奮發
而無假于羽與翰縱或叔皮之子文能逮父仲弓有孫
不必懋卿長而士有徵尚即返而仍藏之石紐之岡有
莘之野而又何閒然

誥授奉直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何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何大夫以巡鹽河東卒于官孝子方羇丱不

能請銘戶部尚書梁公以舊堂上官為之手題其旌銘
載之而南予時職史局出郭奠生芻旌前視解纜行距
令一十二歲首矣甲戌之春予赴義合肥孝子謁予于
杭州不值也既而予歸杭以避病入郡孝子重謁予捧
狀扶服謂先大夫墓草宿矣而薦牲之石尚闕書焉當
順治甲午先大夫始貢于鄉與先生伯氏為同年生嘗
與先生主文會手銅槃歃血屢矣先生文章震環海獨
不能為先大夫具錄版之末時有介之者進而曰狀云大

夫當贈公亡時值

清興之初避兵始寧甫還里棺衾裁具不能致美好族父有川木俗所稱沙枋者價溢二百鏹大夫泣跪族父門不起遂貽之此已事也今其子弟跪不起先生忍無以應之乎予曰何必然憶予與大夫游時裁弱冠

王師下江東予避兵走南山而大夫奉贈公居始寧嶀中渡溪採葵值方馬潰兵東奔者略始寧諸山遇于溪揮刃如雪大夫障贈公以膊承刃哀祈之兩膊幾斷予

嘗以孝稱之及大夫為戶曹郎會康熙甲寅有

詔撤三藩尚書梁公受

詔使廣東撤平南王軍大夫偕行（時為尚書司官）至則王拜

詔起坐序主客禮無一言逮夜環帳房館垣刦刃服弦

弓築矢于旌門皷三下間介馬聲大夫曰事棘矣卧起

叩尚書白事耳語移時出爇燭草疏皷未絶草成詰旦

王率世子奄笪公并諸將領詣館間瞪目露齒語喈喈

來前未就坐齊聲怱欱行艱難尚書遽起拄司賓口曰

止拜
詔尚未竟而遽言啟行何謂也吾
陛辭時
上密
諭留王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
詔不可異故姑兹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耳王未行也曰
啟行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何信乎尚書曰脫未信手
自裂其懷揣疏出懷間曰此覆疏也請視之王與諸將

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

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搒鼓樂遽拜使使負疏行王乃色

頓下率諸將詣搒歡謝奄笪徘徊閭王嚚奄笪指曰幾

負聖明遂謝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尚

書顧謂大夫曰此行不辱

命君之力也予嘗謂大夫讀書砥名節得此二事其于

子臣間可以慰矣然則予之碑之者雖微請猶將為之

況請乎大夫諱嘉祐字子受世居山陰之峽山明正嘉

閒有工部尚書者與其子刑部尚書同官于朝俗稱其父為老尚書老尚書三傳而參政繼之至大夫之祖以世父書臺公貴贈前朝監察御史而大夫之父贈公則又以大夫貴贈監察御史一時三世皆侍御人以為榮大夫由甲午拔貢知江西奉新縣事以尤異行取入京擢戶部廣東司主事監督寶泉局癸丑京察一等稱職時本部江南司闕員敕大夫兼理會頒撤藩詔敕以尚書官屬陪使廣東及還用尚書薦進本部員外郎旋病

歸起補本部江西司奉使監蕪湖鈔關使竣陞本部山
西司郎中值
覃恩授奉政大夫其得稱大夫以是也新例年終令舉
劾賢否以定黜陟尚書念使廣東功又薦奉
旨改授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辛酉秋監
順天鄉試明年特奉
命巡鹽河東壬戌十月以病卒大夫治奉新不取贖鍰
每歲終移他所羸錢解之曰暮遺且不可況晝刼乎予

嘗過奉新見民間每里各有倉詢之曰縣漕輸省者舊例設一倉縣城俟報滿統解省而縣所轄十二鄉在萬山中近省而遠縣解省逸而解縣勞且解縣則耗羡生焉大夫令每里置倉并選里中之耆老有望者専董之比收竣趣徑解省民大便至今猶稱之曰何公倉云大夫卒于康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生天啟四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娶劉贈宜人繼陳封副朱生子二曰偕曰載皆國學乃爲銘曰

於乎大夫峽山之英出即曜物如甫曙星當其友善負美子名洛濱修禊滄浪濯纓忽丁陽九與喪亂并奉父嵁窗避兵始寧江革背負潘綜手拯賊衆相顧皆以孝稱爰赴四科曰升一經初侍建禮旋厭承明百里授治三河表能與春比和如冰斯清禮教用浹金錢不行遂膺

詔取為民曹卿年計歲賦一惟公平雖當議租不使耗盈重以良使奉

君命行應變不辱奸回皆驚因轉右司魚遷南廳繡衣
飾節烏臺著聲執法殿上廵鹽河東瘁于官守奄然病
傾溯其世裔嵬嵬門庭上承八座下接三丞今兹啟後
詩書滿籯孝子雖幼方幾有成賢聲懋蹟載之常旌蒐
其遺者庶視此銘

西河集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錫綵

西河集卷一百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三

戚處士墓誌銘

戚紫瀾游長安不挾門刺騎驢詣所親者所親者多坐客見紫瀾好之各餉廚傳相邀卒亦不挾門刺往以故知交藉藉自達官邸里以下及旅舍多游居者而紫瀾

處之若無有死乎相公喜下士見紫瀾辟館名之俠其孫與之游未浹月聞尊人寢疾心動遽辭相公奔而歸暨歸而尊人果死乃于三月後晝地將壅嗑指血書事狀扶服出門觀者謂紫瀾從長安歸長安多貴官達人必藉其為文用以飾石而紫瀾特造予寓稽顙再拜而謂予以辭予聞其尊人處士君當崇禎甲申生十四年矣痛明之亡取所讀書史及舉文並却之越三年丙戌王師下江南開科取士其父向日公老諸生也名處士

君前謂之曰爾十歲為文今六年矣

輿朝方招賢于鄉吾逮老不能試也于爾何如處士君跪曰嚴君髮皤然累試而却其不足取效審矣且家室遭兵災八穀不熟試亦何益兒廢學三年正為今日自今以後願市儈以養父母稱為牆東君足矣他非所願也向日公笑曰善雖然天下豈有丁年兒處士乎于是人以兒處士君呼之其後紫瀾方弱冠跪請試君曰弟試之由縣府及道三試皆第一紫瀾嘗曰予自補諸生

升廩食下士之祿及年貢試公車門家君無喜色屢擯于有司無慍色嗟乎此非𥴦中一石所能訣矣按狀君諱應奎字聚森本延陵之後吳姓由宛陵雲梯轉徙臨安遂依母盛氏嗣其家曾祖東亭公隨祖叔氏宦西川卒于官亭祖雙槐公越數千里負骸歸乃生向日公而貧賴君廢居有贏錢遍周諸父兄弟之不足者康熙十一年臨安大饑隣邑多遏粟估商不通君懷金之維揚買米數百斛汎舟而還貸諸邑中之饑者約明年穀熟

償所直不熟捐之歲已巳有司舉鄉飲酒禮衆以君名薦于臺敦請者在門君辭之曰予年五十九未老耆也鄉飲何為乎衆曰十六為處士未六十而為國賓未為不可也君又辭有司設飲于其家紫瀾名下士坊人聘之選舉文甲乙諸所已舉者君閩而責之曰子月旦今人亦能月旦古人乎今試以問子八書二史其閒所當品騭者若何人為予誦之紫瀾不能答君熟于司馬通鑑歲一周視與人言不遺脫一事康熙三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君卒距生崇禎四年八月二日年六十有五娶俞孺人子三長宏遂歲貢生即紫瀾也次宏進又次宏暹皆諸生銘曰

惟此處士幼工舉文長不願試爲牆東君計本量委就時所困用以臧鏹且藉養親旱枯蝨蝗并裕里隣有子負譽超超人羣摭其懿行書之墓門彼哀然者先生之墳封之樹之以貽後人

處士蔣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卒將以是年十二月卜塟錢塘王姨嶺已匄予族弟祥符君為之傳矣孝子奉遺命必欲得予言誌其墓屬予友方舟沈君請之君諱名登字高卿明侍郎蔣驥後也驥在前朝有名績與其子御史中丞琳孫法司銘三世為顯官而君高祖朴以隱居不仕家中落至君父維賢貧甚讀書好博奕晚得疽疾脣弇不可合日需猪肉一觔許掩疽脣銷之方安寢崇禎十一年歲大饑斗米千錢市肆斷屠割入市不見肉

見肉量非多錢不能得君年才十五家無一錢百計求
所以得肉者乃亦竟得肉如是數月疾良已越三年而
君母與父始相繼沒其孝如此君幼讀書務博涉强記
鼎革後棄去吳玉涵者太和堂主人也以良醫官京朝
舍人歸里賣樂竹竿巷一時隱君子多託之為牆東地
而君往與語舍人大喜立授其所學會
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敗故中丞王君病欲死醫者不敢
往君渡江從亂兵中入其營投劑而返聞者義之乃君

懼以是得罪復棄去為估于吳吳人陸君為僚估合致千金將分之折券之半令來杭取金既而陸亡券竟與金去乃復之維揚征南將軍從閩還有略婦行間而載以歸者其夫與父隨之來跪關門乞施為贖婦錢市人日斂錢予之以多婦不足君割貲贖之北平韓畺高士也避亂來揚以鼓琴自娛然不肯為人鼓琴至是為君鼓數曲時慕畺琴者積數月不得聞聞其當鼓琴纂纂來隘巷皆滿聞已咸嘆曰今日所聞者蔣公琴云嘗估

齊梁間垂橐還乃上泰山登繁臺涉河泝淮而歸喟然曰吾以斯世為佔人雖身無贏錢顧以此遍遊觀天下得攬名山水以娛其身不亦快哉君狀貌偉然高顙而侈頤眉有壯毫性遲樸不好語而言論篤實人有過不容必面折之以故人見之者多憚去崇禎末義烏諸生倡義誅不平有司以叛民告斬十八人于望江門外衆遂為厲白晝出攫人夜即聚嘯門樓間不可登當事者設醮遣之不效君登樓叱曰以若輩為義士耳今為厲賊

也賊安得處此言畢厲遂絶君生于天啓癸亥得年七十有六與予同年生予七十不作墓文有乞文者謝之曰吾七十矣吾不乞人誌予墓而誌墓人至是聞其同年生動心曰吾亦可誌吾墓矣因自為墓誌而始誌其墓君娶沈氏早卒繼沈氏生子二宏德宏道銘曰

惟君生乃遘世荒入市乞肉療父瘡父亦竟愈斯孝彰因感是故皈樂王其如物色吳市傍兒女皆得知韓康棄此遽走齊魯梁分金不礙契券亡卹當救難閒在揚

能使高士生感愴蕪城彌望草樹凉夜彈絲水絙空桑

贈君一曲意轉長閒之道路生傍徨人生朝暮等電光

五湖四海真難量今來何幸為估商一齊收入胸中藏

特為誌者年齒當存没修短知何常既書此石填墓堂

亦復自誌書他方

敕封文林郎軼秦錢君墓誌銘

君諱封字軼秦又字松崖吳越王後也吳越自忠懿王

改封會稽遂家之為會稽錢氏既而太常博士貞明公

徙居杭州君曾祖文谷公為明熹宗朝進士官禮部儀
制司員外郎其子鴻臚寺少卿式韋公與會稽相公文
貞公為羣從同朝有聲則君祖也鴻臚公生子三長赤
霞公為仁和諸生當明亡
清興之際棄去舉子業不試生子五而君居長君嘗曰
為子愛居長以事親之日長也顧君有夙悟五歲通孝
經六歲通毛詩早為諸生而遽授室主家政赤霞公既
自放不屑事生産一切皆委之君當君入塾時禮部公

夫人杜太君春秋高君日侍卧起故不暇讀書而君嫡母徐太君君所出也外王舅為興化通判赤霞公攜君至興化而徐太君疾時君年十三急馳歸而徐太君死君執喪哀禮俱至人呼小孝子未幾而赤霞公繼娶林太君則雲南副使懐玉公女孫也林太君來歸甫四歳生一子而林太君又死復繼娶林太君女弟為後林太君生二子當是時君以一身事三母并撫五弟赤霞公任誕弟責衣食而家又中落君所娶王孺人生一子年

甫三十而王孺人以瘁死君泣曰吾不娶矣昔陽城兄弟五人以友愛不忍離寢處約兄弟各不娶全友愛也今吾已有子而兄弟四人各娶婦保無繼之者之有間言使友愛不終遂執意不娶赤霞公詰之且曰家可無冢婦耶君對曰家所以重冢婦者為祭祀也今大人主鬯母佐之兒弟捧豆籩足矣脫不幸而百年後兒之子已長不患無冢婦也赤霞公頷之于是單居者四十年先是外王舅徐公判輿化再判歸德而徐公以殉難死

君親迎徐公衣冠甃焉而舅氏為南韶兵備副使道梗不通因養外王母許太君并舅母湯夫人于家而林太君父文學公為雲南副使公子無嗣其二女皆君母也老無所歸君為築別宅居之蒔花種竹以游娛其中死則亦塟于君家先墳之傍命世世子孫祭之且為例焉君之于家庭之間如此乃君素好學工為文章每小試必高等鄉試中乙科者再以無

恩例不授官居常讀書有根柢而最重實學雖色養不

暇而四方造請者無虛日間以救水不給或應聘去然
定省無闕順治十六年
廷議以江浙抗糧率以釐毫定完欠分數凡滿十分者
必坐重譴而分數難覈多有以無妄坐者會巡撫朱君
將入境君帥紳士迎于途辦論侃侃衆得釋而所居坊
民以戶丁門攤逃亡不給君捐貲并句里中之有貲者
共置田取租而代輸其逋一里獲安以故遠近多歸之
遂安毛紹熊者大司馬會孫也其祖母汪太君爲三邊

總督汪公之女避兵來杭州僦居于君所居傍遣其孫從君游覘君方正而單居使其孫買婢奉君君笑曰吾父令吾娶妻尚不從乃納妾耶辭之君嘗侍父饍父喜食鵝炙至是索之會歲旱縣官禁宰殺奴客數輩入市必不得君邪行隘巷間廉得之屠者見君衣冠入大怖藏愈密而君以情告屠者察君情果實乃出炙且復左右視慮或躡之然後納炙入博袖而著之于脇既而道逢所知不敢揖自忖曰此非竊乎竊豈君子所可為而

既而爽然曰嗇夫孫性竊民錢市衣以禦父寒人猶諒之曰觀其過而可知其仁是父苟愚餓雖竊炙亦仁也況本非竊乎及攜歸而父始饍父不知也予嘗語其事以諮伯兄伯兄曰里有王叔者講學人也霖雨二十日饑且死方未死時其子亦講學或告之乞食不許曰是貽父以乞也或告之取露棲之食又不許曰是以不潔上吾父也而于是蚘蜒以死夫饑而乞食自昔有之草食雖露棲非我所有然以救父饑亦復何恨且不潔之

名祗以自予而乃曰上父是殺父之賊借講學自文不欲以親故受汙辱名也觀君之市炙而義可推已君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距生天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其得年七十有六然而居子舍者已六十一年其爲人父祖才十四年耳當君六十時赤霞公年八十有四親朋謀所以壽君者不可曰不敢以子老傷父心也會君子明府君以

覃恩貤封父若祖君乃奉一觴獻赤霞公前且謂其子

曰諺云人生父子罕得六十年聚會今幸叨
聖恩且及期矣然而日中則昃吾懼焉越一年而赤霞
公卒君所云事親之日長非與子一名彥雋即明府君
也孫二長彔十三歲為杭州諸生次幼于是乃為傢而
假之以銘傢曰
方予還盱時與君遇東里士兆誦學人宗黨稱孝子以
予平生歡招之汎湖水座有遠道客槃採近江芷迤邐
尋樵漁慷慨論文史冬煖氣不寒月出輿未已于今十

二年相憶如夢裏人生譬朝露一死等暮鬼況復七十餘存者一二耳嗟君已反真而我尚為人傢文亦何為銘石總藉此四角才半埋千秋發長喟

誥授明威將軍進封昭武將軍王君墓誌銘

君以順治辛丑中武科進士出少司農禹航嚴公門下予與少京兆姜公訪司農杭州會君未謁選家居杭俗中元節放燈船于湖火爆笙歌達晝夜君故選教坊聲伎及市樓爨弄張雜戲與同年生汪君爾泰聯舟角勝

彷彿南宋諸遺事司農即席作長句屬京兆與予相和為樂暨予京師還而司農即世汪君為故物獨予以康熙乙丑閱會試春秋房卷而汪君子司諫出予門下重得彷舊事放燈船于汪園湛中紅橋水亭迴環著曙四顧故人無在者而君方行惠建育嬰之社于吳山之麓購禁方攢藥施濟行路然且修橋道掩埋枯骼與緇流積行者游宛如丁令來歸親串所見非故者盖人事之滄桑久矣康熙已卯君子廷瑚等以君訃來告且匍匐

哀泣請所以誌君墓者會前一年姜京兆亦死適以大
埜屬予表神道為文付去而君狀適至為掩卷累息不
能屬筆者越一月君諱之策字殷揚杭州人也先世籍
河南自唐常侍公為洪州刺史其子秘閣校正由江右
遷宣歙等郡初僦澤富既而徙婺源武口迨宋慶歷間
有教授公者居徽北市越數傳而遷于王村之西皐其
村以王氏名有年矣君父仲毅公以子貴贈明威將軍
又以孫貴加贈昭武將軍始以業鹾來兩浙居杭州柴

木巷生子四三即君也君生有殊相志意濶達太母余恭人每繩責之時王父太學公在堂必觧曰吾他日隴上見旌旗揚揚然必是兒也盍貰諸當是時勝國多遺寇所在竊發新安烽火遍山谷君身肩幼弟親涉其帑匿他所而獨身還西皐集西皐之未逃者得悍丁數百人設方法拒寇出不意賊以為有備遁去西皐上下並無恙遂喜論兵事讀七子書並淹貫而贈公即世歲丁酉始以武科舉于鄉偕計赴都會鹺政未修自

鼎革以來一切經制日講求畫一部司下鹺稅不無軒輕君偕爾泰汪君同詣部陳說剖晰利害且備道商人困苦之狀當事豁然得免課若干兩永以為例而諸主季商者皆仰籍君德竟謂鹺故君舊業强之共事凡會計出入並非君主張不可而君亦𡚁惓惓于其中而不能釋是以君秉大志將出所學以見效于世兩赴司馬門獻策第

殿試髙等意欲有為而逡巡鄉曲終不輕出者約三十

年先是三藩弄兵抗之昌化諸縣聚紫溪羣盜攻城踞
邑而饑民附之洶洶然太守王君君族譜兄也行省受
中丞祕指檄太守進𠞰而太守傍徨乘夜詣君門邀君
與俱君不得已應之行然大言此非勍敵何難撲滅之
而後朝食而弟恐崑岡火炎玉石罔辨夫此新城昌化
閒皆民也民何可與賊共𠞰乃先定約束戢諸𢧐之有
紀者使就我節制而後作其氣而分翦之賊平會鎮海
大將軍馬公奉

命征閩聞君名特以聘幣開行幕將推轂軍門而以次
題授君力辭之時君子廷瑚亦以武科舉于鄉君遣之
受命去軍行始括蒼而靖南偽總兵官徐尚朝者横據
碧湖鎮截石塘為阨塞拒浙師入閩之路仰攻不能拔
記臨行時廷瑚受君指謂前堅不可攻當攻其四瑕者
乃相其右偏之隙有間可楔陰以發其扃而謀而入之
石塘潰碧湖不能守遂為征閩發軔之首功而其後隃
仙霞恢復八閩廷瑚遂以軍功興從嶺表至湖湘所在

効能而君終不出當是時總制郎公開府西江以征南諸軍從虔贛還京師舳艫銜尾不能給頓强君至湖口沿江上下數百里為按部而標駛之如陸站然郡縣所司搜括至萬艘半置不用時商貨坐艘者悉堆栔沿岸願賄艘求免不得及釋去尚請捐百金為一艘值而君重釋之商人讙呼震天地制府聲大起留君共事而君以家室念切遽辭歸杜門不受聘乃大建祠堂于西臯几筵樽俎煌然一新增置祭田為烝嘗資重修族譜之

近而可據者值年饑西臯穀不熟道殣相接君發所蓄困移粟于空村大宅而左右貯之籍村之饑者分地輪給擇日啟宅門由某村始驗簿人一籌持之魚貫而入詣給所受給仍魚貫從後門出他村復然自日出至日入有不足則請扃其户而朝日再給村人千百至無一譁者其部署有法如此居常慷慨好為人解紛遇可導地輒纓冠不暇與人謀事必侃侃中窾會遠近請教者無虚日顧好客闢廣堂為延賓之所予嘗登其堂而㦤

然思也世無良宴會矣貧家既不能治飲而一二富貴者憂讒畏譏巾車方入夜伺者得而誰訶之然且囊無羸錢視杯槃落落皆蓋㳎之器是以湖波千頃每相視無剌篙者方予與司農飲時君弟聖木猶在也入夜作酒明府令每當飲必暗呼姓氏以授籌如曰夫子一籌先生一籌太公一籌則司農京兆與予各持觴焉以所呼者為嚴忌毛遂姜子牙也緩者罰誤應者倍罰而其既直云釣者二籌兩公既相顧愕然乃復曰名詩者一

籌則京兆緩應焉又曰傳詩者一籌予未循觴而即曰
緝詩者亦一籌則雖慱洽如司農亦幾忘宋嚴粲之作
詩緝矣其以讌飲相勸酬如此既而聖木先君死君語
及未嘗不流涕君生于崇禎庚午之七月十二日享年
七十以
覃恩授明威將軍既而以子廷瑚貴
封昭武將軍配程氏
封恭人又

封淑人子六長即廷瑚也次廷璉廷珏廷珪廷璵銘曰
太白之精家有贈劍應時挺生皵目如電幼攻儒術校
舍問辨經通春秋銘具盤鑑特是才廣任事矯健入里
釋結為俗操劵東火用縕射書以箭乃從翹關入對
金殿禁有頗牧梱得遵𨳩智勇足該文武是憲卒不輕
試潛伏閭閈王在櫝彰刀以藏善仁扞能標筆陣罔間
借箸前畫所至功建從期門出作幕府觀雀苻竊發曾
何足算惟此薄伐以兒輩先比之幼度淝水可戰無如

冥鴻俯仰堪戀藉急流退與人世玩錢作苔鋪肉以荷

薦獨念明湖雪色如練笙歌燈火終古不斷而乃寂寂

恍僻鄉縣南官北客東道誰辦七十年中風物一變嗟

我舊友前後化幻今復喪斯焉得不泣本應築土祔山

之冠乃對封鬣不無太儉所喜旌旗揚揚隴畔雖萬子

孫千載猶見

孝子聲遠王君暨節婦汪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遇王毅菴進士於長安詢其子弟之有文

者首以兄孫聲遠對適是年當戊午兩浙舉鄉試房官
薦其卷於堂幾得復失因嘆遇合有數非盡以才雋也
乃僅越七年至甲子歲而聲遠已死為悵然久之今予
以病假在籍初僦杭州既而歸草堂距向在都時已三
十餘年孤子洪源手捧陳太史沈吏部所製狀伏地請
曰先大人以甲子棄世越十年癸酉已筮葬於城東大
義里之前司畈二十年矣今將扶先慈柩車行合葬禮
念墓前無麗牲碣可容題字而窀門一抔尚留封石惟

先生吾祖父行痛子姓夭札而嘘咻之是猶起揚童而使之秀也予久聞毅菴言知聲遠齋志自應表著乃檢其狀版有云君性孝嘗侍父疾脇不親席者閲三月終以不起哭之幾至滅性顧居喪未久而母疾相繼因鑒前之失謂養疾有疎闕日禱於室神請以身代且曰從來刲股者有效有不效吾寧信其效者乃謀之婦急刲股瀹糜以進母疾竟愈親串閭者皆大驚以為非純孝所感不至此予掩卷嘆曰嗟乎即此一事足傳矣君諱

鉽字聲遠王姓系出瑯琊族而中遷會稽當時所稱王謝者迨元明之間復有贅蕭者為蕭山王氏嘗入史館較蕭山氏族其以名臣入明史列傳者惟魏尚書張尚書二人而他無間焉其在萬歷間祇王公茂槐贈司空少尚書曾以尹京兆時督理渠道載其事實錄而猶子玉凫公亦以進士作司空郎以繼之以故閥閱之盛繩繩勿替自

鼎革以來贈内閣中書舍人崇祀鄉賢慎之公粤生二

子長亮臣公諸生與弟毅菴内翰並有名亮臣公生中盱補國學生有子四其次即聲遠君也伯叔皆貢生而季以國子候補州司馬共相友愛君嘗讀斯干詩及兄弟式好語爰取前文以竹苞松茂題其門且終君之世不異寢食此正君陳所謂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者若夫鄉黨姻卹還金却券餉獄囚而救道殣事固有之顧此不能詳且亦非所重也乃其德配汪孺人則尤可感者孺人本名族世嬗閥閱其父兄皆有聲藝壇而孺

人知書以賢淑稱顧遭時不偶二十始來歸裁五年而稱未亡且即此五年中又復以舅姑養疾扶侍之餘繼以含蘘其艱辛荼苦較有甚於孝子者然且遺孤方四歲女甫襁褓而君之兄弟復以君亡後各析匕箸一切男女婚嫁悉責之持門之婦其豫營君塋相地下窆令所稱前司畈者不知幾經畫而後有此也然而當教子時以嫠婦延師中外不接乃飾書幣請山陰之閨秀素以文字相往來者曰金先生出子女事之相與授孝經

論語一時講讀之盛逾外塾焉且念君耽書曾輯左國以下傍及子史與諸家集而未竟而卒慨然謂遺金滿籯曷若傳一經以成父志乃命孤洪源陸續積書遇有秘本即購之合得數萬卷藏之一樓從來東江書府極推范氏天祿閣及山陰祁氏東書堂而今皆散盡惟蕭山王氏書巋然獨存孺人所見亦大矣君以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卒距生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得年二十有六孺人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卒距

生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一子一即洪源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娶山陰周氏左都督浦口總兵諱方蘇公曾孫女工部虞衡司郎中諱襄緒公孫女候選州同知諱僎公女繼娶錢塘吳氏廩生諱國梁公女女一適同邑來之燦康熙辛卯科舉人孫二宗柱宗

揩幼乃為銘銘曰

是惟茂族本瑯琊宗數傳益大遷禹井東翼異翼京邑晉階五工内翰繼起著綸扉中翳君善述令德孝恭封肉

療母感通蒼穹況無友愛有共被風年雖不足徳則有終佐以內助閨房之雄少嫻七誡長協三從痛君好學誦讀未逢教子蓄書如聚沙蟲樓藏弘正閣開李邕縹緗四壁與東觀同漫言墳索比馬融封彼名山者傳之無窮

西河集卷一百三